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

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

前儀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

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帝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

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

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

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亭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略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

倭倖又再壞于邊師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修撰舒芬亦邀其

同官崔桐字來鳳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略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

宜監博浪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

陳九州字惟濟臨川人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

郎中陸倕

吳縣人

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太倉人

等十六人兵部郎

中孫鳳

洛陽人

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整

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

亦以其術諫

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整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

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敍

九谿衛人

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

鄱陽人

等二

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

莆田人

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拏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

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

字邦秀藥城人

疏

救外莫有言者諸倖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

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

疏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

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珪大理評事林公輔行人李

紹賢孟陽詹軾劉樞李惠道字孟節江寧人按鄆城人珪波縣人惠祥符人

餘除名貶黜有差成

鑿于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

字德成

按察司副使許達

字汝

人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

夕覬覦

宸濠則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錢報賜異色龍錢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侯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

和寧及賊賢令左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賢稱寧王孝讓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閣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

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

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

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

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尙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

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

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

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愕眙孫燧直前

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

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

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

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

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

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

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

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

建叛軍行至豐城

注見前

而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

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

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

秦金

字國聲無錫人

兩廣楊旦

字晉初建安人

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

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慫恿早

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

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

留宜春王拱樞守城而刳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

字進

之蕭縣人

知府張文錦

安邱人

等固守不能克

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

望金陵

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

在江西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爲南北津要

臨江知

府戴德孺

臨海人

袁州知府徐璉

朝邑人

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

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

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縴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

鎮名在江西新建縣西北

禽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

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

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

在江西南昌縣東通餘干縣

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

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

在江西鄱

陽縣西

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出金

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

副舟妃婁氏

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

宸濠欲謀逆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歎曰宸濠舟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

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策

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

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圖戲符探得圖帝不悅飲符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

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

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

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徧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

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譏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至揚

州卽民居爲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儼諫稍止及是至南

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乃止彬率

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

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尙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傳榆次人挺身與

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秋閏八月受江西俘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

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王守仁守仁不赴

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謁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書守仁

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壁俸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至是儲冕手疏跪

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

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爲變帝心疑欲歸

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至瓜洲避雨民家復自瓜洲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

太監邱得素賄不得以鐵紐繫知府蔣瑤、容辱備至數日乃得釋蔣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

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勦戚大臣

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

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

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

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照

實鑄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

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

寧罪狀即命羈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

揭白幟標其姓名死

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帝崩于豹房

葬康陵在京兆昌平縣八寶蓮花山

帝疾甚謂太監陳敬蘇

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

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

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熹厚熹以神宗時獻王入嗣皇帝位先是

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

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

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

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

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尙書王瓚率九卿入

左掖門屬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

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

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

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資

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

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

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

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

世宗為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

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

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挾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王役凡十餘萬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衛廷和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

大興人

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

復其弟案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卽位甫六日卽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

部尙書毛澄

字憲清崑山人

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

足爲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

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鞠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

儲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諡文康

以袁宗皋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

史帝卽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

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人心大快

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貪緣貴近

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乘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璁時以

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卻璁揣知帝意乃遂上疏

略言陛下

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爲儲嗣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

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

祖統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捫廷議得

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

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濬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帝不聽

初璁

以舉人入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同舉于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

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祫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足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夏父之徒也，不尊，著悲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人，不納，果如繹言，謂繹，字時振，餘姚人。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蔣氏爲興獻后。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

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

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而

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張

璫知帝意嚮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

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

兵部主事霍韜

字渭先，南海人。

給事中熊浹

字悅之，南昌人。

揣璫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

外轉僉事。璫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齟，引疾歸。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楊廷和等言：興獻

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給事中鄧繼曾

字士魯，資縣人。

亦以爲言。帝勉從

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

嗾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

疇爲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案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

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

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爲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

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

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山東博山縣舊爲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劫東昌兗州

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

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注並見前間突至曹州欲

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

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

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諡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

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爲鎮

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爲嫁禍大禮議起

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臨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夏四月以宋儒朱熹裔孫墅

朱子十一世孫

爲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

元錫

字天啓婺源人

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

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

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

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

最

字振廷崇仁人

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

晉廣德縣宋爲軍元改路明降爲州今爲縣屬燕湖道

判官文

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

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

字公謹貴溪人

充監禮使湛若

水

字元明、增城人、

顧鼎臣

字九如、崑山人、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

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甲申〕三年春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字子實、安仁人、

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

廷臣議。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

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

興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郎席書

字文同、遂寧人、

員外郎方獻夫

字叔賢、南海人、

二疏以聞。

夢疏略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

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懷興獻帝。弗祀已三年。

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

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過宋漢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

之子。則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

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

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璁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

以示警。及是。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

字抑之、弋陽人、

會

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

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執謂入

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

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

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

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漢議。臣等愚昧。實不出

此。蓋程頤之議耳。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在乎至情。至于名